



•世界文学名著文库•

金瓶梅词话

(下)

[中] 兰陵笑笑生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•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•
珍藏本

ISBN 7-02-002983-3

9 787020 029839 >

ISBN 7-02-002983-3/Z·450

定价 96.00元(共两册)



•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•

金瓶梅词话

(下)

[中] 兰陵笑笑生 著

陶慕宁 校注

宁宗一 审定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五十七回

道长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劝舍陀罗经

本性圆明道自通，番身跳出网罗中。
修成禅那非容易，炼就无生岂俗同。
清浊几番随运转，辟门数仞任西东。
逍遥万亿年无计，一点神光永注空。

话说那山东东平府地方，向来有个永福禅寺，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，开山是那万回老祖。怎么叫做万回老祖？因那老师父七八岁的时节，有个哥儿从军边上，音信不通，不知生死，因此上那老娘儿思想那大的孩儿，掉不下的心肠，时常在家啼哭。忽一日那孩子问着母亲，说道：“娘，这等清平世界，孩儿们又没的打搅你，顿顿儿小米饭儿^①，咱家也尽挨的过。恁地哩，你时时吊下泪来。娘，你说与咱，咱也好分忧哩。”那老娘儿就说：“小孩子，你还不知道老人家的苦哩。自从你老头儿去世，你大哥儿到边上去做了长官，四五年地，信儿也不捎一个来家，不知他死生存亡，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！”说了又哭起来。那孩子说：“早是这等，有何难哉！娘，如今哥在那里？咱做弟郎的早晚间走去，抓着哥儿，讨个信来回覆你老人家，却不是好。”那婆婆一头哭，一头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怪呆子，说起你哥在恁地，若是那一百二

① 顿顿——原作“一页”，酌改。

百里程途，便可去的；直在那辽东地面，去此一万馀里，就是那好汉子，也走得要不的，直要四五个月才到哩。笑你孩儿家怎么去的！”那孩子就说：“嘎，若是果在辽东，也终不在个天上。我去去，寻哥儿就回也。”只见把靸鞋儿系好了，把直裰儿整一整，望着婆儿拜个揖，一溜烟去了。那婆婆叫之不应，追之不及，愈添愁闷。也有邻舍街坊，婆儿妇女，捱肩插背，拿汤送水，说长道短，前来解劝。也有说的是的，说道：“孩儿们怎去的远，早晚间却回也。”因此婆婆也收着两眶眼泪，闷闷的坐地。看看红日西沉，东邻西舍一个个烧汤煮饭，一个个上榻关门^①。那婆婆探头探脑，那两只眼珠儿一直向外，恨不的赶将上去。只见远远的望见那黑魆魆影儿头，有一个小的儿来也。那婆婆就说：“靠天靠地，靠着日月三光，若得俺小的子儿来也，也不负了俺修斋吃素的念头。”只见那万回老祖一忽地跑到跟前，说：“娘，你还未睡炕哩，咱已到辽东抓着哥儿，讨的平安家信来也^②。”婆婆笑道：“孩儿，你不去的正好，免教你老人家挂心。只是不要吊着谎哄着老娘，那里有一万里路程，朝暮往还的？”孩儿道：“娘，你不信，不信么？”一直里卸下衣包，取出平安家信，果然是那哥儿手笔；又取出一件汗衫，带回浆洗的，也是那个婆婆亲手缝纫的，毫厘不差。因此哄动了街坊，叫做“万回”。日后舍俗出家，就叫做“万回长老”。果然是道德高妙，神通广大，曾在那后赵皇帝石虎跟前，吞下两升铁针儿；又在那梁武皇殿¹下，在头顶上取出舍利三颗，因此勅建那永福禅寺，做那万回老祖的香火院，正不知费了多少钱。

① 一个个——原作“一个”，参酌上文补。

② 家信——原作“夜信”，从崇本改。

粮①。正是：

神僧出世神通大，圣主尊隆圣泽深。

不想那岁月如梭，时移事改，只见那万回老祖归天圆寂。那些得皮得肉的上人们，一个个多化去了。只见有个惫赖的和尚②，撇赖了百丈清规③，养婆儿，吃烧酒，咱事儿不弄出来④；打哄了烧苦葱⑤，咱勾当儿不做。却被那些泼皮赖虎，常常作酒捞钱。抵当不过，一会儿把袈裟也当了，钟儿、磬儿多典了，殿上椽儿卖了⑥，没人要的烧了，砖儿瓦儿换酒吃了。弄得那雨淋风刮，佛像儿倒了，荒荒凉凉，烧香的也不来了。主顾门徒，做道场的，荐亡的，多是关大王卖豆腐，鬼儿也没的上门了⑦。一片钟鼓道场，忽变做荒烟衰草。蓦地里三四十年，那一个扶衰起废？

原来那寺里有个道长老，原是西印度国出身，因慕中国清华，发心要到上方行脚。打从那流沙河、星宿海、灌儿水地方，走了八九个年头，才到中华区处。迤逦来到山东地方，卓锡在这个破寺院里面⑧，面壁九年，不言不语。真个是：

佛法原无文字障，工夫好向定中寻。

忽一日，发个念头，说道：“呀，这寺院儿坍塌的这模样了。你看这些蠢头村脑的禿驴，止会吃酒噇饭，把这古佛道场弄得赤

① 多少——“少”字原夺，参酌崇本增。

② 惫赖——也作“惫懒”，无赖。

③ 清规——原作“清视”，酌改。

④ 咱——啥；什么。

⑤ 烧苦葱——隐语，指男女性关系。

⑥ 椽儿——原作“一椽儿”，参酌崇本删“一”字。

⑦ 关大王卖豆腐——鬼儿也没的上门了——关羽死后为神，鬼魅惧怕，故关大王卖东西，小鬼不敢上门。比喻无人登门。

⑧ 卓锡——僧人居留于某地叫卓锡。卓，直立。锡，锡杖。

白白地，岂不可惜。那一个寻得一砖半瓦，重整家风？常记的古人说得好：人杰地灵。事到今日，咱不做主，那个做主？咱不出头，那个出头儿？且前日山东有个西门大官，官居锦衣之职。他家私巨万，富比王侯，家中那一件没有？前日饯送蔡御史^①，曾在咱这里摆设酒席。他因见咱这里寺宇倾颓，就有个舍钱布施，鼎建重新的意思。咱那时口虽不言，心窝里已有下几分了。今日呵若得那个檀越为主作倡，管情早晚间把咱好事成就也。咱须办自家去走一遭。”当时间唤起法子徒孙，打起钟，敲起鼓，举集大众，上堂宣扬此意。那长老怎生打扮？只见：

身上禅衣猩血染^②，双环挂耳是黄金。

手中锡杖光如镜，百八胡珠耀日明。

开觉明路现金绳，提起凡夫梦亦醒。

庞眉绀发铜铃眼，道是西天老圣僧。

那长老宣扬已毕，就教行者拿过文房四宝，磨起龙香剂^③，饱揩鼠须笔^④，展开乌丝栏，写着一篇疏文。先叙那始末根由，后劝人舍财作福。写的行行端正，字字清新。好长老，真个是古佛菩萨现身。从此辞了大众，着上了禅鞋，戴上个斗蓬笠子，一壁厢直奔到西门庆家府里来。

且说西门庆辞别了应伯爵，转到后厅，直到卷棚下，卸了衣服，走到吴月娘房内，把那应伯爵荐水秀才的事体说了一番，就说道：“咱前日东京去的时节，多亏那些亲朋齐来与咱把盏。如今少不的也要整办些儿小酒回答他。倒今日空闲，没件事体，就

① 蔡御史——原作“宋西廉御史”，从崇本改。

② 猩血——原作“猩血”，从崇本改。

③ 龙香剂——墨名。麝有龙涎、麝香等香料，甚名贵。

④ 饱揩鼠须笔——“鼠”字原无，参酌上文补。

把这事儿完了也罢。”当下就叫了玳安，拿了篮儿，到十市街坊，买下些时鲜果品，猪羊鱼肉，腌腊鸡鹅，嗄饭之类。分付了当，就分付小厮分头去请各位。一面拉着月娘，一同走到李瓶儿房里来看官哥。李瓶儿笑嘻嘻的接住了月娘、西门庆。西门庆道：“娘儿来看孩子哩。”李瓶儿就叫奶子抱出官哥，见眉目稀疏，就如粉块装成一般，笑欣欣直攢到月娘怀里来。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：“我的儿，恁地乖觉，长大来定是聪明伶俐的。”又向那孩子说：“儿长大起来，恁地奉养老娘哩？”那李瓶儿就说：“娘说那里话，假饶儿子长成，讨的一官半职，也先向上头封赠起。娘，那凤冠霞帔，稳稳儿先到娘哩。好生奉养老人家！”西门庆接口便说：“儿，你长大来，还挣个天官^①。不要学你家老子，做个西班出身^②，虽有兴头，却没十分尊重。”

正说着，不想那潘金莲正在外边听见，不觉的怒从心上起，就骂道：“没廉耻、弄虚脾的臭娼根，偏你会养儿子哩！也不曾经过三个黄梅^③、四个夏至，又不曾长成十五六岁，出幼过关^④，上学堂读书，还是水的泡，与阎罗王合养在这样的！怎见的就做官，就封赠那老夫人？我那怪贼囚根子，没廉耻的货，怎地就见的要他做个文宦^⑤，不要像你？”正在唠唠叨叨，喃喃洞洞^⑥，一头骂，一头着恼的时节，只见那玳安走将进来，叫声：“五娘，”说道：“爹在那里？”潘金莲便骂：“怪尖嘴的贼囚根子，那个晓得你什么

① 天官——《周礼》，天官冢宰居六官之首。后世也称吏部为天官。宋季重文轻武，此指文官。

② 西班——朝会时文官在东，武职在西。故指武职官员。

③ 经过三个黄梅——黄梅，指梅子成熟的季节。“经”原作“径”，从崇本改。

④ 出幼——成年；成人。

⑤ 文宦——文官。

⑥ 喃喃洞洞——形容连续不断地自言自语。

爹在那里！爹怎的到我这屋里来，他自有五花官诰的太奶奶、老封婆，八珍五鼎奉养他的在那里，那里问着我讨！”那玳安就晓的不是路了，说“是了”，望六娘房里便走。走到房门前，打个咳嗽，朝着西门庆道：“应二爹在厅上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应二爹才送的他去，又做甚？”玳安道：“爹自家出去便知。”

西门庆只得撇了月娘、李瓶儿，仍到那卷棚下面，穿了衣服，走到外边迎接伯爵。正要动问间，只见那募缘来的长老已到西门庆门首了^①，高声叫：“阿弥陀佛！这是西门老爹门首么？那个掌事的管家，与吾传报一声，说道：扶桂子，保兰孙，求福有福，求寿有寿，东京募缘的长老求见。”原来西门庆平日原是一个激漫好使钱的汉子，又是新得官哥，心下十分欢喜，也要干些好事，保佑孩儿。小厮也通晓得^②，并不嗔道作难，一壁厢进报西门庆。西门庆就说：“且教他进来看。”只见管家的三步那来两步走，就如见子活佛的一般，慌忙请了长老。那长老进到花厅里面，打了个问讯，说道：“贫僧出身西印度国，行脚到东京汴梁，卓锡在永福禅寺。面壁九年，颇传心印。止为那殿宇倾颓，琳宫倒塌，贫僧想的起来，为佛弟子，自然应的为佛出力，总不然馕到那个身上去，因此上贫僧发了这个念头。前日老檀越饯行各位老爹的时，悲怜本寺废坏，也有个良心美腹，要和本寺作主，那时诸佛菩萨已作证盟。贫僧记的佛经上说的好：如有世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金钱喜舍，庄严佛像者，主得桂子兰孙，端严美貌，日后早登科甲，荫子封妻之报。故此特叩高门，不拘五百一千，要求老檀那开疏发心，成就善果。”就把锦帕展开，取出那募缘疏簿，

① 来的——原作“的来”，酌改。

② 小厮——原作“小酌”，酌改。崇本作“小厮们”。

双手递上。不想那一席话儿，早已把西门庆的心儿打动了，不觉的欢天喜地，接了疏簿。就叫小厮看茶，揭开疏簿，只见写道：

伏以白马驼经开象教，竺腾衍法启宗门。大地众生，无不皈依佛祖；三千世界，尽皆兰若装严。看此瓦砾倾颓，成甚名山胜境；若不慈悲喜舍，何称佛子款人。今有永福禅寺，古佛道场，焚修福地。启建自梁武皇帝，开山是万回祖师。规制恢弘，仿佛那给孤园黄金铺地；雕镂精制，依希似祇洹舍白玉为阶。高阁摩空，旃檀气直接九霄云表；层基亘地，大雄殿可容千众禅僧。两翼嵬峨，尽是琳宫绀宇；廊房洁净，果然精胜洞天。那时钟鼓宣扬，尽道是寰中佛国；只这缁流济楚，却也像尘界人天。那知岁久年深，一瞬地时移事异：莽和尚纵酒撒泼，首坏清规；呆道人懒惰贪眠，不行打扫。渐成寂莫，断绝门徒；以致凄凉，罕稀瞻仰。兼以鸟鼠穿蚀，那堪风雨漂摇。栋宇摧颓，一而二，二而三，支撑靡计^①；墙垣坍塌，日复日，年复年，振起无人。朱红棂櫺，拾来煨酒煨茶；合抱梁檻，拿去换盐换米。风吹罗汉金消尽，雨打弥陀化作尘。吁嗟乎！金碧焜炫，一旦为灌莽榛荆。虽然有成有败，终须否极泰来。幸而有道长老之虔诚，不忍见梵王宫之成败^②。发大弘愿，遍叩檀那。伏愿咸起慈悲，尽兴恻隐。梁柱椽楹，不拘大小，喜舍到高题姓字；银钱布币，岂论丰赢，投柜日疏簿标名。仰仗着佛祖威灵，福禄寿

① 麾计——原作“摩计”，从崇本改。

② 废败——原作“费败”，从崇本改。

永永百年千载；倚靠他伽蓝明镜，父子孙个个厚禄高官^①。瓜瓞绵绵，森挺三槐五桂；门庭奕奕，焜煌金埒钱山。凡所营求，吉祥如意。疏文到日，各破悭心。谨疏。

看毕，西门庆就把册叶儿收好，装入那锦套里头，把插销儿销着，锦带儿拴着，恭恭敬敬放在桌儿上面。又手面言，对长老说：“实不相瞒，在下虽不成个人家，也有几万产业。忝居武职，交游世辈尽有。不想偌大年纪，未曾生下儿子，房下们也有五六房，只是放心不下，有意做些善果。去年第六房贱累，生下孩子，咱万事已是足了。偶因饯送俺友，得到上方，因见庙宇倾颓，有个舍财助建的念头。蒙老师下顾，西门庆那敢推辞。”拿着兔毫妙笔，正在踌躇之际，那应伯爵就说：“哥，你既有这片好心，为侄儿发愿，何不一力独成，也是小可的事体。”西门庆拿着笔，哈哈哩笑道：“力薄，力薄。”伯爵又道：“极少也助一千。”西门庆又哈哈地笑道：“力薄，力薄。”那长老就开口说道：“老檀越在上，不是贫僧多口：止是我们佛家的行径，多要随缘喜舍，终不强人所难。随分，但凭老爹发心便是。此外亲友，更求檀越吹嘘吹嘘。”西门庆又说道：“还是老师体亮^②。少也不成，就写上五百两。”阁了兔毫笔，那长老打个问讯谢了。西门庆又说：“我这里内官太监，府县仓巡，一个个多与我相好的。我明日就拿疏簿去，要他们写。写的来就不拘三百二百、一百五十，管教与老师成就这件好事。”当日留了长老素斋，相送出门。正是：慈悲作善豪家事^③，保福消灾父母心。又有一首词，单道那有施主的事体：

① 厚禄——原作“原禄”，从崇本改。

② 体亮——体谅。

③ 作善——“善”字原无，参酌崇本增。

佛法无多止在心，种瓜种果是根因。

珠和玉珀宝和珍，谁人拿得见阎君。

积善之人贫也好，豪家积业枉抛银。

若使年龄身可买，董卓还应活到今。

却说西门庆送了长老，转到厅上，与应伯爵坐地，道：“二哥^①，我正要差人请你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前日因往东京^②，多亏众亲友们与咱把个盏儿。今日分付小的买办，你家大嫂安排小酒，与众人回答，要哥在此相陪。不想遇着这个长老，鬼混了一会儿。”那伯爵就说道：“好个长老，想是果然有德行的。他说话中间，连咱也心动起来，做了施主。”西门庆说道：“二哥，你又几曾做施主来的？疏簿又是几时写的？”应伯爵笑道：“咦！难道我出口的不是施主不成？哥，你也不曾见佛经过来。佛经上第一重的是心施，第二法施，第三才是财施。难道我从旁撺掇的，不当个心施的不成？”西门庆又笑道：“二哥，又怕你有口无心哩！”两人拍手大笑。应伯爵就说：“小弟在此等待客来，哥有正事，自与嫂子商议去来。”

只见西门庆别了伯爵，转到内院里头。只见那潘金莲啐啐唔唔，没掀没采，不觉的睡魔缠扰，打了几个喷嚏，走到房中，倒在象牙床上，一忽地睡去了。那李瓶又为孩子啼哭，自与那奶子丫鬟在房中坐地，看官哥喜笑。只有那吴月娘与孙雪娥，两个伴当在那里整办嗄饭。西门庆走到面前坐地，就把那道长老募缘，与那自己开疏的事，备细对月娘说了一番。又把那应伯爵要笑打觑的说话，也说了一番。欢天喜地，大家嘻笑了一会。只见那

① 二哥——“二”字原无，据下文补。

② 东京——原作“西京”，崇本同，酌改。

吴月娘毕竟是个正经的人，不慌不忙，不思不想，说下几句话儿，到是西门庆顶门上针^①。正是：妻贤每致鸡鸣警。款语常闻药石言。毕竟那说话怎么讲？月娘说道：“哥，你天大的造化！生下孩儿，你又发起善念，广结良缘，岂不是俺一家儿的福分？只是那善念头怕他不多^②，那恶念头怕他不尽。哥，你日后那没来回、没正经、养婆儿、没搭煞贪财好色的事体^③，少干几桩儿也好，偿下些阴功与那小的子也好。”西门庆笑：“娘，你的醋话儿又来了。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，男女自然配合。今生偷情的，苟合的，多都是前生分定，姻缘簿上注名，今生了还。难道是生刺刺、胡挡乱扯^④、歪斯缠做的？咱闻那佛祖西天，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；阴司十殿，也要些楮镪营求^⑤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，就使强奸了常娥，和奸了织女，拐了许飞琼^⑥，盗了西王母的女儿，也不减我泼天富贵！”月娘笑道：“笑哥狗吃热矢，原道是个香甜的^⑦；生血吊在牙儿内，怎生改得^⑧？”正在笑间，只见那王姑子同了薛姑子，提一个合子直闯进来，飞也似朝月娘道个万福，又向西门庆拜，拜了说：“老爹，你到在家里。——我自前日别了，因为有些小事，不得空，不曾来看得你老人家，心子里吊不下，今

① 顶门上针——比喻令人清醒的话。

② 怕他——原作“他怕”，从崇本改。

③ 没搭煞——没要紧；没正经。

④ 胡挡乱扯——原作“挡挡胡扯”，从崇本改。

⑤ 楮镪——冥币；纸钱。

⑥ 许飞琼——传说中的仙女。

⑦ 狗吃热矢，原道是个香甜的——矢即“屎”，比喻人做了丑事，不以为耻，反觉有趣。

⑧ 生血吊在牙儿内，怎生改得——据《吴下谚联》，生血是野兽猛禽生擒活噬，鲜血留在牙齿缝中，吮之不尽，咂之有余。难以扼制的需要。此处比喻本性难以改变。

日同这薛姑子来看你。”

原来这薛姑子不是从幼出家的，少年间曾嫁丈夫，在广成寺前居住，卖蒸饼儿生理。不料生意浅薄，那薛姑子就有些不尴不尬，专一与那些寺里的和尚行童调嘴弄舌，眉来眼去，说长说短。弄的那些和尚们的怀中，个个是硬帮帮的。乘那丈夫出去了，茶前酒后，早与那和尚们刮上了四五个。也常有那火烧、波波^①、馒头、栗子拿来进奉他；又有那付应钱与他买花；开地狱的布^②，送与他做裹脚。他丈夫那里晓得。以后丈夫得病死了。他因佛门情熟，这等就做了个姑子。专一在些士夫人家往来，包揽经忏^③。又有那些不长进要偷汉子的妇人，叫他牵引和尚进门，他就做个马八六儿，多得钱钞。闻的那西门庆家里豪富，见他侍妾多人，思想拐些用度，因此频频往来。那西门庆也不晓的，三姑六婆人家最忌出入。正是：

当年行径是窠儿^④，和尚阇黎铺。中间打扮念弥陀，开口儿就说西方路。尺布裹头颅，身穿直裰，系个黄绦，早晚捱门傍户。骗金银犹是可，心窝里毕竟胡涂。算来不是好姑姑，几个清名被点污。

又有一只歌儿道得好：

尼姑生来头皮光，拖子和尚夜夜忙。三个光头好像师父、师兄并师弟，只是饶钹缘何在里床？

那薛姑子坐，就把那个小合儿揭开，说道：“咱们没有甚么孝顺，拿得施主人家几个供佛的果子儿，权当献新。”月娘道：“要来

① 波波——即“悖悖”。

② 开地狱——佛教或道教为死者超度亡灵的仪式。也叫“破狱”。

③ 经忏——原作“经讐”，从崇本改。

④ 行径是窠儿——窠儿，即私窠子，暗娼。“行径”原作“行经”，酌改。

竟来来便了，何苦要你费心！”只见那潘金莲睡觉，听得外边有人说话，又认是前番光景，便走向前来听。见那李瓶儿在房中弄孩子，因晓得王姑子在此，也要与他商议保佑官哥。同到月娘房中，大家道个万福，各各坐地。西门庆因见李瓶儿不曾晓的，又把那道长老募缘，与那自家开疏舍财，替官哥永福的事情，重新又说一番。不想道恼了潘金莲，抽身竟走，喃喃哝哝，一溜烟竟自去了。只见那薛姑子站将起来，合掌着手，叫声：“佛阿！老爹，你这等样好心作福，怕不的寿年千岁，五男二女，七子团圆。只是我还有一件，说与你老人家：这个因果费甚么多，更自获福无量。咦！老檀越，你若干了这件功德，就是那老瞿昙雪山修道^①，迦叶尊散发铺地^②，二祖可投崖饲虎^③，给孤老满地黄金，也比不的你功德哩！”西门庆笑道：“姑姑且坐下，细说甚么功果，我便依你。”那薛姑子就说：“我们佛祖留下一卷陀罗经，专一劝人法西方净土的。佛说那三禅天^④、四禅天^⑤、忉利天^⑥、兜率天^⑦、大罗天^⑧、不周天^⑨，急切不能即到。唯有

① 瞿昙——释迦牟尼的种姓。此指释迦牟尼本人。

② 迦叶尊——即迦叶尊者，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。

③ 二祖可投崖饲虎——释迦牟尼前生为大车王子，尝见一母虎生七子，饥渴待毙。王子以身饲虎，虎不敢食。又欲坠崖以尸饲虎，为神祇所救。此处误为禅宗二祖慧可之事。

④ 三禅天——佛教所称“色界四天”之一。进入此天，即处非苦非乐的“行舍”境地。

⑤ 四禅天——佛教所称“色界四天”之一。进入此天，心中惟有修养功德之念。

⑥ 忏利天——又名“三十三天”，为欲界第二天。在须弥山顶，为帝释所居之处。“忏”原作“切”，酌改。

⑦ 兜率天——为欲界第四天。据说居住此天之人彻体光明，能照耀世界。

⑧ 大罗天——道教三十六天中最高的一重天，为“道境极地”。此处所举诸天次序颠倒、佛道杂揉，正以见薛姑子道行甚浅，信口雌黄。

⑨ 不周天——这是薛姑子将上古“不周山”的神话编造扯入佛教诸天。“不周天”实则既不属佛教，也不属道教。

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阿弥陀佛出身所在，没有那春夏秋冬，也没有那风寒暑热，常常如三春时候，融和天气。也没有夫妇男女。其人生在七宝池中，金莲台上……”西门庆道：“那一朵莲花有几多大？生在上边，一阵风摆，怕不骨碌碌吊在池里么？”薛姑子道：“老爹，你还不晓的。我依那经上说：佛家以五百里为一由旬^①，那一朵莲花好生利害，大的紧，大的紧！大的五百由旬。宝衣随愿至，玉食自天来。又有那些好鸟和鸣，如笙簧一般，委的好个境界。因为那肉眼凡夫不知去向，不生尊信，故此佛祖演说此经，劝人专心念佛，竟往西方见了阿弥陀佛，自此一世二世，以至百千万世，永永不落轮回。那佛祖说的好：如有人持颂此经，或将此经印刷抄写，转劝一人，至千万人持诵，获福无量。况且此经里面，又有获诸童子经咒。凡有人家生育男女，必要从此发心，方得易长易养，灾去福来。如今这付经板现在，只没人印刷施行。老爹，你只消破些工料，印上几千卷，装订完成，普施十方。那个功德，真是大的紧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也不难，只不知这一卷经，要多少纸札，多少装订工夫，多少印刷，有个细数才好动弹。”薛姑子又道：“老爹，你一发呆了，说那里话去，细细算将起来？止消先付九两银子，交付那经坊里，要他印造几千几万卷，装订完满以后，一搅果算还他工食纸札钱儿就是了。却怎地要细细算将出来！”

正说的热闹，只见那陈经济要与西门庆说话，跟寻了好一回不见，问那玳安，说在月娘房里。走到卷棚底下，刚刚凑巧，遇着了那潘金莲凭栏独笑。猛然抬起头来，见了经济，就是个猫儿见了鱼鲜饭，一心心要啖他下去了。不觉的把一天愁闷，多改做春

① 由旬——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。指帝王一日行军的里程。

风和气。两个乘着没有人来，执手相偎，做剥嘴咂舌头，两下肉麻，好生儿顽了一回儿。因恐怕西门庆出来撞见，连那算帐的事情也不吆呼，两双眼又像老鼠儿见了猫来，左顾右盼提防着。又没个方便，一溜烟自出去了。

且说西门庆听罢了薛姑子的话头，不觉心上打动了一片善念，就叫玳安取出拜匣，把汗巾上的小匙钥儿开了，取出一封银子，准准三十两足色松纹，便交付薛姑子与那王姑子：“即便同去，随分那里经坊，与我印下五千卷经。待完了，我就算帐找他。”

正话间，只见那书童忙忙的来报道：“请的各位客人多到了。”少不的是吴大舅、花二舅、谢希大、常时节这一班，多各齐齐整整一齐到。西门庆忙的不迭，即便整衣出外，迎接升堂。就叫小厮摆下桌儿，放下小菜儿，请吴大舅上坐了，众人一行儿分班列次，各叙长幼，各各坐地。那些腌腊煎熬，大鱼大肉，烧鸡烧鸭，时鲜果品，一齐儿多捧将出来。西门庆又叫道：“开那蘑菇酒儿烫来。”只见酒逢知己，形迹多忘，猜枚的，打鼓的，催花的，三拳两谎的，歌的歌唱的唱。谈风月，尽道是杜工部、贺黄门乘春赏玩^①；掉文袋，也晓的苏玉局、黄鲁直赤壁清游^②。投壺的，定要那正双飞、拗双飞、八仙过海；掷色的，又要那正马军、拗马军、鳅入菱窠。输酒的，要喝个无滴，不怕你玉山颓倒；贏色的，又要去挂红，谁让你倒着接羅^③。顽不尽少年场光景，说不了醉乡里

① 贺黄门——指贺知章，唐代文学家，官礼部侍郎，授秘书监。“门”原作“剗”，酌改。

② 苏玉局、黄鲁直——苏轼、黄庭坚。苏轼曾提举成都府玉局观。黄庭坚，字鲁直，北宋文学家。

③ 接羅——原作“接罹”，酌改。接羅，一种头巾。倒接羅，形容醉后狂态。